

就在此刻了

原创 冷罐儿 冷罐罐

2022-01-28
21:53

周五晚上，在这件明亮的餐厅，剥离了那件刺挠着小臂的毛衣，我往嘴里送进一块裹藏白糖的鸭皮。脂肪江河将把这些白糖融化，然后淹没舌苔上那些奶头般的微小凸起。它们没什么可遗憾了，向神经递送快乐的信号，兴奋到堪称淫乱。

仍不够尽情，但何必尽情？不必刻意清空所有的烦恼与疲惫，一年以来欢欣与放松，此刻就够了。因为我想到明天没有什么要紧事做。

对我来说，明天是浮想联翩的一天。早晨踏入办公室时，我一边思考着爱、需要与策略之间的区别，一边比较哪间厕所最干净舒适适合拉屎，一边与自己打赌国家垮了的那一天我是否在游泳。生活在北京，人人都有机会变成鉴赏虚无的大师，这取决于你愿意为那些注定被忘却的、注定变得稀薄的东西倾注多少心血。

后天也无需费心，我下午回家，靠一本书瞬间度过车上的漫长的时间，尚未年迈的父亲在车站等我。多年以来蒙茵他的庇护，并成功在他无法再庇护我之前找到了一家大公司的庇护，然而，一个人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庇护吗？

然后就过年，我在春晚令人生厌的人情味儿中迷失，深陷在过去一年来发生的琐事儿中，宛如抓住鱼群在深海里剥落的鱼鳞。午时已到，我意识到这一年已经过去，下一年接踵而至。

布莱克说得对，享受是才智的食物。我的才智足以消化面前这片鸭皮，我过去享受过很多这样享受的时刻，一只猫跳进怀里，往嘴里倒进一杯欢乐又微毒的酒精，我也注定会继续享受下去。

总有一天我的才智不足以消化这样一片饱满的肉，那我就去喝一杯水。

